

文化传统与当下

古老与现代的较量

□肖如

最近听到这样一件事:在老家有这么一户人家,家里三个女儿皆已出嫁多年,家中老人也都已去世,现在老家只剩下两处老屋。忽然有一天,三姐妹接到电话,得知老家要拆迁改造,自己家的老屋正好在拆迁之列,要她们赶紧回家来办手续。她们一合计,这是好事啊,自己家的老屋虽然时间久了些,可面积真不小,如果是按照面积补偿的话,那补偿金还真不是个小数。

姐妹仁兴冲冲地回到老家,其实如今老家与她们的关联真是微乎其微,家里已没什么亲人,除了偶尔回来给爹娘上坟,她们很少回来。不过话又说回来

了,毕竟她们是在这里长大成人的,望着老态龙钟的老屋即将被拆除,她们的心里多少也是有些留恋的。

谈判进行得很顺利,可就在签字认可时,出了岔子。本家的一位堂兄站出来,如果她们三个都在上面签字的话,他也要签,因为这处老屋也有他的份儿。

这让姐妹三个感觉很诧异,这是我们的房子,与你有什么关系吗?话虽如此,这位堂兄既然提出这个要求,也自然有他的理由。理由就是当年他大爷(也就是三姐妹的父亲)出殡时,是他摔的盆。

他这一说,大姐想起来了。当年父亲去世,因只有她们姐妹三个,女婿又不能上前,所以这摔盆的事都无人来做。而在习俗中摔

盆却又是丧礼中很重要的一环。所以族中长辈按照习俗从同姓亲族中选了血缘最近的堂侄子来摔。

按照旧例,摔盆是家中长子摔,长子不在则长子长孙摔,无长子,长子长孙则次子,若无次子以其他各子长幼轮序,嫡庶轮序。

可是就算你摔了盆,就能来与我们平分补偿金吗?这不公平,在法律上也说不过去。姐妹三个不服——养老送终是我们的事,你只是代为摔了一下盆,走了一下形式而已。

可在老人眼里事情却不是这个样子。所谓摔盆,摔者谓之“孝子”,按旧例,可以继承死者的大部分家产,当然继承别人遗产的同时也要尽“儿子”的义务。可

是老人家一直住在三个女儿家里,去世了才叶落归根,义务无从谈起,权利却要来争抢,也难怪姐妹三个心有怨气。可堂兄这边也是委屈,如果争不到一点补偿金,他在村里也难堪,那是白给人家当“孝子”使唤了。

最终,在长辈的调解下事情得以解决,兼顾法律与习俗,三姐妹与堂兄都退让一步,堂兄得到了让他满意的补偿,三姐妹也没损失多少,双方皆大欢喜。

一场习俗与现代的较量就这样悄然落幕。虽然,如今在农村丧俗讲究繁多,很多都令人反感,但在几千年的丧俗历史面前,人类终究还是敬畏的。习俗就在那里,令你不得不从。这也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


身边的传统

终究还是敬畏的。人反感,但在几千年的丧俗历史面前,人类如今在农村丧俗讲究繁多,很多都令人反感。

【一方水土】

崂山人的仁义之风

因为崂山这里特定的生产生活条件,人们经常要靠相互帮助过活,不求人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们坚守“帮人如帮己”的信条,出手帮人习惯自然。

□王瑛伦

崂山人民自古勤劳淳朴,乐善好施,仁爱之心浓烈,有许多民俗反映出这种仁义之风。

1.借山

房子左右两边的高墙,叫山墙,是房屋的主墙,也是房子的边界。自古以来为墙基也就是房屋的争讼不少,因而古贤“让墙”——退缩房基的美谈佳话也广为流传,颂扬仁义谦让的美德。

仁义、退让,确实是值得赞颂的美德,应该予以弘扬。但就房墙的由争到让,不如崂山人的合用和借用,不争不讼,团结友好,节约互利。

笔者看到的我国民房,不论闽浙、苏皖,还是冀鲁,皆不与他房靠接,房屋山墙间都有间隙,自成一体。可是崂山人建房,凡与他房一线相邻,中间无道路者,皆不留间隙,山墙合一,多房联体。这有三种形式。一为“借山”。如果原来这里已经盖了一处房子,现在有人要在此房左边或右边新建房屋,那么他就可以借用那座房子的左山墙或右山墙,这叫借山,不付报酬。二为“伙山”。两家同时或先后在一地相邻盖房,其相连的山墙可以合建。方法是,或一方出料一方出工,或工料双方均摊,或你建山墙我建院墙等,墙属双方共有共用。三为“贴山”。即紧贴着邻家

山墙建一薄一点的墙,以承担架屋顶的檩条。前两种情况都要动人家的墙和屋顶,把檩条放上。而贴山不需动人家的墙和屋顶,只依附其墙身,减少墙体厚度,节省工料。三种情况对后建房者都有利,既省工料又稍增加点室内面积。不管哪种形式,只要后建房者提出请求,先建者都能答应。他们的信条是“与人方便,自己方便”,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如果不借山就是不仁义,会遭众人谴责。

崂山人建房的借山,更显示邻里的亲善融洽、友爱和谐与助人为乐的仁德。

2.合养牲畜

崂山地区可耕地少,且多梯田,所以以前耕种多以人力为主。山里人也养驴、骡等牲畜,主要是为了驮运和拉碾拉磨等。一般家庭买不起也养不起一头牲口,何况用牲口干的活计,累计不用半年时间,大半年闲着白吃草料。所以他们便两家、三家甚至四家合买一头牲口,轮换喂养。轮到谁喂养以谁为主使用,谁家有事也可使用。农忙时一般根据各家农活需要,商量安排使用时间。

这种合养牲口的方式在崂山相当普遍,不仅满足了各家对畜力的需求,还节省了财力物力,而且增强了合养户之间的情感。牲口所用的工具,如驮架、鞍子、捆脖等,一般是谁发现

损坏谁维修、添置,彼此不计较,对牲口的使用量也不计较多少。因而大多合养户都由牲口的合养,发展到其他方面的相互帮助,这也充分体现了崂山人宽容、仁义的民风。

3.利不独享

青岛史志办公室编纂的《崂山志丛》第二辑一文称,王哥庄崖下村发现一块“东坡仁里”碑,碑文记载村民半夜相约结伴去远山砍柴,苏轼为这种休戚与共、辛勤劳作的品德所感动,赞为“仁义之里”。放下此碑是否苏轼所立不论,碑文所述村民相约结伴进山砍柴,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崂山耕地少,山里人近一半的生活来源要靠大山——柴草、药材、山菜——提供。崂山人不自私,总是要与大伙分享这些资源。不管谁在山里发现了一片茂密的柴草,密集的药材,鲜嫩的野菜,他会邀约乡亲一起去收获,同往同归。在收获的过程中互相关照,照顾弱者,帮助获取不足者满足需求。如遇有人伤病,连人带物一起运回家中。

互相关爱的民风,是崂山的特殊环境养成的。层叠的山岭,险峻的峰峦,再加上过去崂山狼多毒蛇多,人在山里劳作,难免发生事故。如果一人在山上出事,很难自救。所以如果没有伙伴,老人决不让子女独自上山。世世代代传下来,结伴进山,有利共享,彼此照顾就成为自然的风气了。

4.帮工助人

乐善好施是崂山人普遍的风尚。过去村民家里要挑水吃,谁家力的水缸永不干涸?那是孤寡无劳力的家!山里人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水缸挑满水。当孩子长到可以早起挑水了,老人会嘱咐先给无劳力户挑,晚起者送水到无能力自己挑水吃的人家时,往往早有人给挑满水缸了。谁家修房盖屋,需要大量人手,除了技工外,不必预先请人,开工之日早会有成群的自带工具的壮小伙来到工地,等待干活。一般房主家都要分派一下,谁今天干谁明天来,免得人多无活干,浪费人力。这些帮工的都是无偿干活,连饭都回家吃。

庄稼荒芜必致粮食减产,这对农民无异于灾难。崂山人看到邻地庄稼荒芜,除了懒汉的田地,决不会不管不问,属因无劳力或遇病灾户的,便会主动帮助其锄草灭荒。在抢收抢种的季节,足劳力户更是不遗余力地帮助缺劳力的乡亲,该收的收,该种的种,像对待自家的一样帮助别人,而且大都是不计报酬的。

修桥补路,助人行善,是崂山人为人的古训。铺在山路上的石块松动了,人踏上去不留神可能摔倒,发现者必定要把它垫牢。沟渠上的小桥垮了,河道中的垫脚石移位了,发现者一定会把它重新搭好。这不是为了自己,是对后行者应尽的责任,如果没有去修整,内心会一直感到歉疚不安。

这些助人行善习俗的形成取决于崂山人勤劳善良的品德,特定的生活环境也是客观条件。首先崂山人自古生活比较艰苦,富足户极少,他们对苦难有深切的感受。当别人遭难时,他们感同身受,极易产生同情而施以援手。其次因为崂山这里特定的生产生活条件,人们经常要靠相互帮助过活,不求人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们坚守“帮人如帮己”的信条,出手帮人习惯自然。另外山里人的生产特点是秋冬无庄稼时进山割草打柴,劳力总动员,凡可上山的都去,而其他季节,因土地少,种庄稼用不了那么多劳力,所以人们相对较闲散。加之山里人家土地零星分散,大都二三分、四五分一片,地里的活不够半天或一天干的,经常有剩余时间,具备助人条件。崂山的老人都会这样教育子女:帮人干点活,强过闲着要。天长日久相互影响,这种观念就变成了行善助人的习俗。

现在崂山人已摆脱了穷困,人均年纯收入逾8000元,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过去的许多生产、生活方式已退出了历史舞台,人际关系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。过去那些十分可贵而必要的互助合作,现在已失去了存在条件,生产生活的相帮相助行为自然减少。这是一种发展进步,它显示了人民的富足,而仁德仍牢居崂山人心中并支配其行为。

借与还

□田邦利

这话有二十年了。一天,我和我的同事出去逛街。两个人大街上走着,迎面过来一个人向我同事借钱,借30元,同事毫不含糊地给了他30元,并问:“够吗?”他多给他点。他不要,说“30元足够了”。同事说,借钱的是他的一个街坊。两个人大街上走着,不多时又碰上一个,也向同事借钱,借20元。同事看我一眼,说,俺俩是出来闲逛着玩的,身上都没带钱。这人走后,同事对我说,这也是他的一个街坊。“不好还账。借我50块钱,好几年了,不说也不提。不好意思和他要,要就是一口恼。”

没出一星期,同事的街坊来到办公室,还那30元钱。同事让

座,泡茶,说,为这跑来,值吗?街坊说,进城办事,顺便过来。同事推让,说,30元钱,不要了,权当请你吃顿饭吧。街坊说:不要还行!给的是给的,借的是借的,不在多少,借的就得还;老人的俗话,“好借好还,再借不难”;不要,俺咋好意思再找你。我听着,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,起身给他满茶。

后来,我的这位同事调离了,转行了,升迁了。从此我们各忙各的,之间自是少了些联系。后来的后来,也就是今年的夏天,一天下午6点,我接到他的电话,让我去某酒店某房间,说“有人请酒”。酒店离我家不远,我放下电话抬脚便去了。房间里就两个人,他和他的街坊——办公室里还他30块钱的那个街坊。同事说:“街坊请酒,特意让我招呼田老师过来坐坐。”我欠身施礼,有些不好意思。

喝酒,说话,三个人也说得拉。席间得知,同事的街坊这些年发财了,发大财了。街坊对我说,能混到今天这个样,多亏了他帮忙。同事说,不能这么说,俺没帮什么忙,都是你自己干的,都是自己起早贪黑受苦受累忙活的。街坊说,你借给本钱了,要不是你借给钱做本,俺咋能开张起来。同事说,要说帮忙,也不过是帮你找了个门路,想了个办法,出了个点子。街坊说,帮着找个门路,想个办法,出个点子——事上帮忙比钱上帮忙更帮忙!你是钱上事上都帮了俺的忙。街坊的感激之情,溢于言表。

“俺这个街坊,实诚,讲信用。那个就不行了。”同事不无感慨地说。同事说的“那个”,就是那个想借20元钱的。我好奇地问了一句,那50元钱还了吗?他淡淡地一笑,轻轻地说:“没有。”我知道,同事不差那50元钱;我敢说,同事的那个街坊现在差的也已不是50元钱。

走出酒店,看看时间还不晚,我坚持完成一天最后的功课:走走,路灯下的大街上走一圈,然后去小广场里坐坐。大街上,车来车往,行人熙攘。小广场里,我静静地坐着,静静地想:街坊、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战友、同事,相互之间“借”是常有的事,你借我的,我借你的,家有万贯也能一时不便。俗话说“账目清好弟兄”,“有借有还”自古就是这么一个理儿;借账不还,看似沾光,实则不然。



悟在当下

光,实则不然。古就是这么一个理儿;借账不还,看似沾俗话,账目清好弟兄,有借有还。